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陳熙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起庚辰盡丙戌 考異 提要起庚辰下有晉王存勗稱唐天祐十七年梁主瑱貞明六年盡丙戌下有後唐莊宗存勗同光四年明宗嗣源天成元年 凡七年

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凡四鎮 春

三月晉以李建及爲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都將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質

實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實河中節度使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同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節鉞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忠武節度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書法友謙嘗降晉矣書官此其不書官何削之也曷為削之身為宗臣非有友珪之逼也竊地以私其子又舉地以歸諸人以是為罪也故削之而書遂遂決辭也然則曷為不書叛梁之降晉者例不書叛也何以示懲劉鄩書討則友謙之罪著矣

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考異此誤書謚立當作嗣考證當去宣字

分註謚曰宣

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温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質實金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事在漢後主建興元年誅張顥之初事在太祖開平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皷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已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集覽】原廟注見漢惠帝四年嚴旭姓名也旭呼玉反

【質實】一統志云華陽本秦成都縣地名唐貞觀中始分置蜀縣與成都縣分治郭下乾元初改為華陽縣取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義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萬里橋在成都府城中和門外寰宇記昔諸葛亮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又唐史載玄宗狩蜀過此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玄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

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沉黎

書法 於是士喬直諫蜀主怒欲誅之以太后不可流之黎州遂赴水死則曷爲書殺誅心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一以殺書之殺及諫臣而王衍之亡決矣

發明 蜀殺諫者此亦將亡之證也故書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於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等悉衆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

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集覽 朝邑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下邽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質實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移撤注見楚義帝元年唐帝陵注見唐懿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 集覽 汧陽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箭筈嶺

在天水郡即今秦州箭箬谷也箬若洽反貲實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雒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一統志云箭箬嶺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六十里利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六年葭萌閬州注見唐僖宗光啟三年

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其族

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晚好佛求僊講經受籙廣齋醮煉僊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數月方歸從者萬人軍民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石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王夾河血戰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爲

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鎔將歸希蒙曰弘規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以長威福耳鎔遂無歸志弘規乃教内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鎔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請誅之以謝衆鎔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鎔怒且懼亟歸府使其長子副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及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質實 西山未詳處所柳風沐雨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於是所殺三人也弘規漢衡則何以不書犯也欲正其君而動干戈於君側綱目無取焉故畧之王恭書及張顥徐溫書亂弘規漢衡不書殺而亂臣不得以趙鞅藉口矣

辛巳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蜀

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好爲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集覽 步障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質實 皂莢草名性辟穢污詳見藥性賦

晉得傳國寶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寳至是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寳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

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群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馬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集覽 据拾据俱運反字與據通亦拾也漢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顏師古註攈摭收拾也邑邑與悒悒通不安貌三垂三方之遠邊

質實 王太師謂王建天子幸石門石門鎮名事在唐昭宗乾寧二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九錫注見漢平

帝元始五年杜稷註見新莽天鳳元年藩鎮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得璽必書重國寶也承業之所以死始此矣終綱目書得璽四漢光武建武三年晉愍帝建興三年稷帝永和八年是年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附李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鎔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

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决矣卽踰城入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得已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質實 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偶語注見唐代宗大歷十一年普寧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文禮何假子也處直之因書假子都此則曷爲不以假子德明書假子而書弑恒也唐亡上無天子節鎭專地爲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將以弑所以正其君臣之分也故前書張顥徐溫此書文禮其旨深矣唐亡節度書弑二 揚渥 王鎔

夏五月梁殺其泰寧節度使劉鄩

初鄩與朱友謙爲昏其受詔討友謙也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因譖之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宗奭酖之【質實】泰寧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兗州

六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秋晉以蘇循爲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集覽】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質實】翌日明旦也河東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發明 循故唐之鳴梟晉王乃悅其諛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八月晉以符習爲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文禮旣作亂內不自安復遣閒使求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乞發精甲萬人自德棣度河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狗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太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

部徑前搏取内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命闔實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卒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鎭州建塘中流矢卒

集覽　德棣德本漢平原郡宋置德州今屬濟寧路棣本漢樂安郡隋置棣州今屬濟南路德勝嶺名在契丹北界古北口東北其嶺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於嶺南北夾河築兩城念故使念常思也故使謂王鎔

正誤　德勝今按後唐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元大一統志德勝寨在開州南三里即澶州也在大明府南一百六十里德勝以乃契丹北界非梁唐交兵之地

質實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德棣德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一統志云德勝寨名在大名府開州南三里五代時晉自夾河移澶州於此周世宗又

遷夾河與德勝寨南北相直故居人有南澶北澶之目矣邢洺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鎮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梁襲晉德勝北城晉王擊破之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戴思遠聞之悉衆襲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賀實一統志云戚城在大名府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即此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

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郁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胡氏曰王都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為討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書法爲所囚何罪處直也曷爲罪之於是文禮弒逆處直爲之游説請綏晉師旣不可則召契丹欲以撓晉黨逆以誨盜召狄以失衆處直之罪也然則都無罪乎號曰子矣而囚其父罪固不待言矣

發明王都囚其養父綱目乃歸曲於王處直何哉張文禮有弒主之罪晉王仗義討之處直乃陰爲文禮之地又欲引虜爲寇以撓其謀遂召幽囚之辱故綱目書其爲假子所囚而不言假子囚其養父也若夫王都囚父之罪固自不言可知晉王不能執而戮之豈不惜哉

吳王溥祀南郊

吳徐温勸吳王郊祀或曰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辨也温曰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

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集覽**灌其樞爾雅樞謂之椳郭璞注門戶扉樞也

書法諸國王非卒不名溥何以名罪溥也吳蕞爾國雖上無天子而行郊祀僭已甚矣故斥名罪之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質實**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進寇義武晉王救之考異

冠並當作侵或作攻

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衆而南舒嚕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擒李嗣弼進冠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

集覽 天皇王契丹國中稱其主云然 西樓契丹於所居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在黃龍府西北今上京是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涿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義武何王都也幽州書冠可矣都因假父亦冠契丹何中國雖失道夷狄不得而加之也

壬午 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適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托諾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横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

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敵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胡氏曰晉王聽王郁因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邪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集覽 井陘注見秦王政十八年望都縣名在灤州東北四十里唐末契丹安巴堅攻陷平營民多亡依之安巴堅即其所居地立縣因其來處地名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等縣奚萷托諾奚東胡種名萷君長之稱托諾萷之名縶之以歸縶陟立反詩縶之維之注蹤縶之謂絆絆縶足也斬張彥

事在貞明元年制勝之大幾會也新城縣名易擊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質實注見唐僖宗光啟元年一統志云沙河在保定府祁州城西南二十一里源自定州流經州境東南與滋河合入易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望都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州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

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集覽 澶州 注見晉主重貴開運元年

質實 挑戰 注見漢王邦四年一統志云成安本春秋晉乾侯地名漢爲魏郡斥丘縣地晉因之後魏置成安縣後周屬相州隋屬魏郡唐屬磁州尋改隸相州又割隸洺州宋金因之元省入滏縣尋復置屬磁州國朝因之改屬廣平府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

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以繼韜爲留後

改昭義曰安義集覽滹沱水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滹沱河九門縣名漢屬常山郡唐置勸州後廢屬鎮州後質實九門縣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昭義軍名注同上文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

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集覽 淇門注見唐昭宗大順二年共城縣名屬河內郡共音恭按河內郡今懷州是新鄉縣名屬汲郡按古汲郡今衛州是相州古鄴郡今彰德府是殷王河亶甲居相卽此

質實 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俳優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詰旦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一統志云共城古共伯之國周爲鄘國地春秋時併於衛漢始置共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隋改爲共城縣唐初以縣置共州並析置凡城縣尋罷州及省凡城入焉屬衛州金改爲河平縣後改爲蘇門縣尋陞爲輝州元因之國朝仍爲縣屬衛輝府新鄉本漢河內郡獲嘉汲二縣地晉因之隋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唐初屬義州後屬衛州宋初省入汲縣元祐初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衛輝

府

九月晉王克鎮州自領之以符習爲天平節度使

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鬭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没晉王以李存審爲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縋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 集覽

磔竹格切裂也漢制諸死刑皆磔於市

質實 東垣縣名注見漢高帝八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斬衰注見漢靈帝熹平五年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書法 書自領何美符習也符習之請討文禮也晉習無愠色且請自改河南以取一鎮不背本不矜功不固求若習者可謂賢矣綱目前書以習爲成德留後此書自領之以爲天平所以美習也

書法以成德留後命之於是鎮州既克改命義寧德留後命之於是鎮州既克改命義寧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書法監軍具官卒於揚復光見之矣至是再見其冉見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十六載矣曷爲冠之以唐著承業之乃心唐室也是故張良心乎韓者也故韓雖亡而書韓人陶潛心乎晉者也故晉雖亡而書晉徵士承業心乎唐者也故唐雖亡而書唐特進監軍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揚復光張承業

發明承業之賢先儒固已論之矣綱目於其卒也書爵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繫之唐者表其始終爲唐不失臣節用見承業固唐之臣也夫以一宦者而能盡節若此乃有名爲縉紳如蔣元暉柳璨張文蔚楊涉之徒賣國從賊者豈非狗彘之不若哉承業卒六月而亞子稱帝良有以也悲夫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質實 張憲晉陽人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魏州注同上文

癸未 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敎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

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

集覽　豆盧注見前唐高祖武德四年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

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

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栽仇讐不幸捐館拒猶未
塈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
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
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

集覽 捐館注見前唐代宗永泰元年

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安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堯山縣名注見漢高帝八年柏人

書法 書不下何特予守節也故書法同堯君素唐高祖武德八年後書死之又非君素之所可得者矣凡晉臣降梁則書叛是年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帝
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

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册太妃詣太后宫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質實 忸怩慚愧也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綱目於晉多予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梁何惜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主讐之未滅而遽自立綱目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

發明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讐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視朱温劉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則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絶之矣惟其利而自取故雖自謂紹唐君子亦豈敢以沙陀之種而比之漢昭烈晉元帝使得紹李氏之正統哉故書存

鼎𥚃帝國號唐恃以列國而别異之此固公
天下之法也夫豈私於漢晉而薄於後唐哉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
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位在已上
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
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為租庸使
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
不悅胡氏曰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
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
承平之際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
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
無所𥚃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邪將人主無知人
之鑒而不能致邪

集覽衣冠之緒衣冠士大夫也緒謂基緒
統系也猶言後裔考慎注見前唐德

宗貞元三年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興唐府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太原府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真定府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質實 岌岌 山高

貌鄆州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東平府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胡柳有度河之懃事在太祖開平四年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彦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彦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内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彦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温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

者殆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彦章問以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彦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彦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彦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

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度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揚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船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揚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揚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

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陁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集覽以繩內內讀曰納入也鞴炭鞴與排通音步拜反卽今皮排也所以吹扇火者蠟書注見唐德宗建中三年質實澶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注同上年楊劉城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東郡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三年沙陀謂李存勗又注見唐睿宗太極元年

唐盧程罷

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少尹任圜唐主姊壻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

力邪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物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集覽 蟲豸 豸音丈爾反蟲之無足者曰豸 蟲音虫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集覽 梟獍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質實 間使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彈丸之地喻土地褊狹也

書法 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五季書十八焉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罪廷美趙崇溥劉仁贍張彥卿何代不生才疾風知勁草信矣

發明前書李繼韜叛降于梁已正繼韜叛國之罪次書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已予裴約不屈之節至是書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旨明矣夫繼韜叛君事讐裴約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其所以泣諭其衆之語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爲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質實頓丘縣名注見

晉高祖天福三年兗州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内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彦威冠鎭定王彦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悦

朝城縣名

注見晉高祖開運三年太原府名注

質實

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

書法 延孝何以書志梁所以亡也延孝奔唐而後唐有滅梁之志矣凡外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目每謹書之

發明 書奔不書叛義已見於前矣一將之降本無足道然唐之滅梁梁之見滅決於是矣故書

九月蜀主宴羣臣於宣華苑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狥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並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昭曰

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質實 嘉州注見唐僖宗中和元年陳後主三閣閣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

臨春閣重陽節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彦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

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胡氏曰莊宗以

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
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
南城棄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亾然則
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葢梁祚告終之期
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
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
北然後當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
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韜决策擣汴
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
則爲虜遣妻子歸而與之訣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
嗚乎捐身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
此非真英雄之所爲不足道也○濟河至鄆州中夜
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進至中都
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
章重傷馬躓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鷄小兒何足畏至

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將
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
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
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
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
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
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嗣源自往諭
之彥章臥謂曰汝非邈佶烈乎於是諸將稱賀唐主
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功也鄉從紹
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鄉所患惟彥章今已就
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
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
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然後觀釁而動
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
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
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

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胡氏曰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勲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敬翔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邪夫彥章固善鬬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謂敬翔曰朕忽卿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

言莫匪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痛哭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從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趙巖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

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刭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至許州温昭圖斬之後名韜詔滌朱友貞首函之藏於太社

集覽　當道築室三年不成注見漢章帝元和三年作舍道邊三年不成焉瓚注見前唐昭宗乾寧三年傳其劍傳或作斅劍初莊反傷也按此止是刀劍字邈佶烈即李嗣源也本

胡人無姓氏以騎射事李克用克用養為子賜姓李名嗣源邈音墨角反佶音其吉反方陳陳讀曰陣方陳並陣而進也大社記郊特牲篇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群姓所立大

音質實瀛涿瀛涿二州名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泰涿注同上年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熙二年中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二年平陸南城即德勝南城注見龍德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旋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白馬津名注見漢王邦三年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溫許州謂溫昭圖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敬李謂敬翔李振

書法不書伐梁何未嘗伐也故首書救鄆州中書入未書遂滅梁書救鄆書遂滅所以志唐之

非素畫也書入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然則唐之得梁爲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矣

發明 梁篡弒之國初無足取然彥章武人能死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又曰君子是時已屢失策勢且岌岌曾不如初年之英明然朱氏惡周必復天理不容是以唐人取之如拾芥耳故夫書唐主救鄆州則見其非大舉伐梁之意書唐主入大梁則見梁人器無守禦之意書梁主瑱自殺則見瑱孤立無與之意書唐遂滅梁則見其遂事滅國謀非素定之意然則梁之亡也梁自亡耳固非唐人能滅之也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衆五萬亦降帝勞之賜姓名李紹欽凝出入

公卿問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皆欲齕其面抉其心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賓實封丘縣名

注見唐僖宗

中和四年

唐貶梁宰相鄭珏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可並族誅

巖至許州亦爲溫韜所殺

書法四人或自殺或死于外或正典刑其等書伏誅何罪可誅也敬翔之拒李振不可謂不知

恥而其自殺疑亦不可與趙巖之竄同科何以伏誅書何也敬翔教溫篡竊雖不為李振能逃教盜之罪予例書伏誅綱目之懲惡嚴矣誅不書唐蒙上文也

發明　敬翔始終為梁已先縊死李振為唐鴟梟又降于敵趙巖張漢傑梁之姦臣國亡不死綱目不復分別槩以伏誅書之者蓋以傾覆唐祚敬翔實為之謀主且朱溫凶暴殘忍翔振安為之臣傅虎以翼雖其晚節末路向背不同要之均事逆賊均為篡國之人此綱目所以等而書之又何別異之有哉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書法　莽書毀漢高廟罪之也此書毀梁宗廟何予之也然則晉追廢從珂書唐主溫則曷為以

故姓名書賊也非從珂比矣終綱目書毀先代廟二新莽始建國二年是年

發明 三代既遠聖王不作兩漢以還篡竊相踵逆亂之徒横行於天下忠臣義士飲恨而莫伸蓋自曹馬以降未有一人能遂討賊之志者朱氏滅唐獨李克用父子極力致討幸而卒酬其志眞可謂千古之遇矣何使滅梁之後宣明大義舉行殘戮汙瀦之典剖棺焚屍告之昭哀之廟以謝祖宗在天之靈則朱温弑二君一后滅唐三百年社稷之罪亦可少快臣民之憤而後世逆亂之徒亦或知所戒矣夫何莊宗雖有是志竟移於姦佞者之言而止故綱目於此書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等爲廢人而不及其他蓋亦予之而有不盡焉者然後知予其所已行則惜其所未行者矣豈不深可歎哉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考異提要及徽宗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本無者字

質實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兼内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温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胡氏曰朱全忠併弒二主毀

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颺之汙瀦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甘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畧於討惡之典惜哉

集覽 鏟其闕室鏟初諫反損削之也謂毀其觀闕宮室削封樹削除去之也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聚土曰封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凡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云畿上爲溝積土於外以爲封又樹木以爲阻固汙瀦其宮室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正誤 削封樹今按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惑於張全義之言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然則闕室封樹皆指墓上事封謂聚土之墳樹謂所植松柏今皆削之猶言不封不樹也今本樹或誤作柱

質實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一統志云梁太祖墓號樞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書法於是宗奭復名全義矣其以宗奭書何罪宗奭也曷爲罪之先是朱温避暑其第淫汙殆遍綱目嘗書曰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第矣及是宗奭復名全義入朝于唐唐主將戮温屍以豁衆憤全義力救止之是黨賊而忘其耻也綱目不書全義書其故名若曰是嘗書梁主避暑其第者所以志忘耻懐私之罪也後此則書全義從其名矣綱目之旨深哉

唐加李嗣源中書令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賀

楚州名注見梁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殷遣其子希範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温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内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後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貶鍾泰章爲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陳彦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牧泰章治罪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州

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揚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

【集覽】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質實】壽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縣名注見唐僖宗光啟三年昇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彗星見

彗出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觀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質實】彗星注見周顯王八

年黎州注見漢武
帝元鼎六年沉黎

書法於是彗出輿鬼井鬼相近未幾而蜀亡則彗
為蜀亡之兆明矣不書出輿鬼何若曰天有
大戒凡有國者皆當有警戒之心綱目懸傳會故
不書所出終綱目書彗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舍
是無書
彗者矣

發明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
之明潤烏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
形於上者哉是時唐方滅梁使其果足以任代天
子民之職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不聞有恐懼脩
省之實未幾蜀亡而唐亦不免海內愈亂
不可救止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懼之

集覽批其頰批偏迷反以手擊之也質實中牟縣名注見漢獻

帝初平三年搢紳注見漢武帝元朔

元年閭閻注見唐昭宗天復元年

唐朱友謙温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筭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温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温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温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胡氏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别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相温韜不賂伶官貨宫姬必不以赦爲言也 集覽 埒埒音劣說文庳垣也譬如肩與垣相等

發明前書華原賊温韜發唐諸陵此書温韜入朝則唐之失刑爲可知矣然則明年遣使按視果何益哉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從之人頗咨怨

唐廢北都爲成德軍梁東京爲宣武軍以宋州爲歸德軍貿實

成德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歸德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州

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

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耆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光逢之弟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請不言中書事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奏爲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質實李琪

燉煌人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質實荆南節度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唐復以長安爲西京京兆府

質實京兆府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温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聞定州敕庫所藏具在已下本道録進從之

質

實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復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宫泣請又求哀於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遺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

並斬繼遠

質

實他貨稱是注見唐代宗大歴十二年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使唐嚴可求預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集覽盧蘋姓名也蘋音頻

高季興還鎮

李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李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

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胡氏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強勉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恐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充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充而爲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九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失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爲藩鎭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可不戒哉

集覽 九五尊位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伊川傳曰九五位之極中正者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注予五子自稱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

以諭其危懼可畏之甚洛陽縣名注見周
顯王三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熙二年

書法 綱目書來朝多矣不皆書還漢河間王來朝書還卒賢王也東平王來朝書歸國重恩禮也唐崔肝入朝書還鎮譏失刑也田弘正來朝書還鎮美忠順也劉從諫來朝書歸鎮譏取輕也周安審琦來朝書還鎮美推誠也此其書還鎮何危季興也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主惑逦言欲留之以崇韜諫遣歸鎮書曰高季興還鎮幸之也而唐主之失著矣

甲後唐同光二年○是歲中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契丹冠幽州考證 冠當作入貢實唐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浚貞開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䑕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質

實岐國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敕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詣闕至者殆千人皆給贍優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使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質

實天祐唐昭宗年號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書復以何志失也天祐以來改用士人矣於是而復用宦者自此侵干朝政譖毀陵忽而諸鎮搖心矣

發明 唐室亡於宦者此莊宗之所知也滅梁未幾卽尋覆轍故綱目書其復以宦官爲諸司使及監軍以罪之且以見亡國之由也

唐以王正言爲租庸使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細事魏都根本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正言爲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尋敕三司並隸租庸使

集覽 首座相公猶今言爲頭宰相第遠謂宅第遙遠便省庫錢便謂擅便也省減耗也興唐尹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尹府尹也

質實魏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興唐府名注見上同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往惟太后至洛陽

質實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考證下當書境內

孔謙欲聚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錫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

下財賦為内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内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虚竭無餘而内府山積及是己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内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上供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集覽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

質實南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唐以李茂貞為秦王質實秦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支派耶崇韜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

耳葦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别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諌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宫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耻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宫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李

嗣源求解兵柄不許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爲持禄迷邦者之戒哉

集覽 膏粱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甄别流品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薪蘇薪柴蘇草也

質實 扼腕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汾陽王謂郭子儀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發明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然其爲慮也思之非不深計之非不工然異日禍之所起往往又自失其至深至工者焉是故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韜佐莊宗决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用是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嗚呼正之一言其眞萬世人臣處心行

事之
要乎

三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書法譏褻也蜀主於是再書宴矣終綱目書宴十六大宴一貞觀十二年以前書宴九自隋宴外皆美也景龍四年以後書宴八皆譏也詳漢高帝五年舍是無書宴者矣

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唐以李存賢爲盧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克汴猶言滅梁也食言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三年

唐詮司考覈僞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勑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毁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質實 昭穆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告身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唐遣使按視諸陵

質實 諸陵注見懿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書法脩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修陵者五鎮衛一按視一詳漢獻帝初平二年舍是無書

修陵者矣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逺故老昵比小人其臣

詔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質實　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梓州注同上十八年梓潼

發明　不直曰遣使如蜀而必曰遣客省使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以著亡蜀之因耳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已者矣吁

唐秦王李茂貞卒

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軍府事

唐澤潞軍亂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立因聚譟攻城焚掠市肆自

擬蜀後表求旌節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

質實 深潞二州名注見梁主瑱二年旌節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

書貸民錢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知汴州盧質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不報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嘗書貸王侯半租矣漢桓帝延熹四年又嘗書貸商稅富人錢穀矣僖宗乾符五年識取民也於是貸與民錢是年其予之歟強貸之錢而使以賤估償絲巧取亦甚矣故書識之終綱目書

貸三取子雖異背讖也

發明　前書以王正言爲租庸使猶未見其掊剥之失至是書貸民錢則誅求侵刻之患作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胡氏

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違之天下治與亂之源本也賀瓌胡柳之役注見梁太祖開平四年伶人注見高宗咸亨三年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莊宗之不終伶人實為之

發明 賢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刺史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唐主亡國之本

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唐主以潞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

流亡者宜寛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書法 此始皇壊城郭決隄防之遺意也於是再見而秦唐乃亡於長驅之兵則多防亦何益哉書譏之也

契丹冦幽州考證 冦當作攻唐

○**唐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質實** 鳳翔節度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唐以曹義金爲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集覽 瓜沙二州皆古西戎地瓜本漢敦煌郡沙本漢張掖郡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五百里至涼州又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北

五百里至肅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沙

質實 歸義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敦煌一統志云瓜沙二州名瓜古西戎地名漢爲敦煌郡地晉分置晉昌郡後魏屬常樂會稽二郡隋屬敦煌郡唐初置瓜州後陷於吐蕃宋時爲西夏所據元徙居民於肅州但名存而已故城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五十六里沙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敦煌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唐討潞州平之

李嗣源軍前鋒至潞州日已瞑張廷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上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六月斬揚立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

質實 比明言天將曉也麾下注見漢

獻帝建安
十四年

六月唐以李嗣源爲蕃漢馬步總管

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將軍賀瓌發兵塞之未幾復壞賀瓌汴滑二州名要繼英督汴滑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滑注見隋恭帝皇太二年

八月唐以孔謙爲租庸使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唐主怒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恍惚景進又以爲言乃以謙爲租庸使孔循爲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

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不知有紊規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勅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廼朝廷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雖有此教竟不行

質實 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恍惚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

質實 何澤廣州人

蜀中書令王宗儔卒

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宗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書法 宗儔本謀廢立未發而卒則其卒之何宗儔忠臣也其謀廢立為社稷計葢可與權者使其謀早决蜀未必遽亡矣

綱目書卒書官惜之也

冬蜀以宦官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為已副舊將無不憤耻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鏐復修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並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

集覽職貢注見漢文帝元年玉冊唐主曲從之

冊見唐代宗大歴十四年

吳王如白沙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温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虔無禮告温温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集覽白沙在揚州西南六十里後唐時偽吳楊溥置迎鑾鎮宋真宗陞為真州後陳德林為真州守蘇子瞻有詩白沙何必一統志云白沙煩此翁注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也

質實

湖名在揚州興化縣東南一十里南兗州記云湖岸有白沙鎮即此迎鑾鎮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揚子縣撫州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

唐主獵于伊闕

唐主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集覽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書法 前書獵于近郊矣於是再書皆譏也

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

書法 於是李嚴方請伐蜀而蜀乃罷北邊兵以媚敵欲不亡得乎綱目書之所以戒無備也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爲相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書法 復以何嘗相也於是宗衍德其立已故再相之斯人爲相其何救於亡哉書曰復以爲相蓋惜之也

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考異 正月契丹寇幽州五月契丹寇幽州十二月契丹寇蔚州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據王莽時書匈奴入塞今五季之間中國無統夷狄入中國當書侵某國或云入某國某州此及上年屢書寇傳錄誤耳後清泰

二年書契丹寇邊天福八年書契丹入寇開運元年書契丹寇滄州契丹復入寇開運三年書契丹寇定州契丹大舉入寇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寇潞州乾祐二年書契丹寇河北乾祐三年書契丹入寇廣順二年書契丹寇冀州廣順三年書契丹寇定州顯德四年書契丹北漢會兵寇潞州並誤書寇且或但云某州不繫其國亦闕涵也

考證 寇當作攻唐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

○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考異 如當作幸按巡行例第宅曰幸此誤作如

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質實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凡君入諸臣之家者譏也及后譏之譏也於是劉后至拜全義爲父又甚矣終綱目書君入諸臣之家者五幸其府者二詳漢安帝建光元年皆譏也惟晉成帝幸司徒導府唐太宗幸房玄齡第非譏辭焉

發明朱温避暑于全義之家温故盜賊無足深責今唐主又挾其后偕往何哉淫縱相尋世變日下書之姑以著亂亡之跡耳五季臣主亦何所譏

蜀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

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又以徐延瓊爲内外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質實天雄節度注見

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唐書曰志貞爲浙西觀察使矣德宗貞元三年未有宦者爲節度使者也宦者節度於是始見是年特書以甚之

終綱目宦官爲方鎮二

乙酉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 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唐主如興唐

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至是唐主怒罰憲俸一月令自往取又以義武王都將入朝欲鬬毬場憲以場有即位壇不可毀請更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唐主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

命兩虞候毀之憲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集覽 義武王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之假子名都梁主瑱龍德元年都幽殺其父處直晉王因以都代之

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質實 真定府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覘强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

集覽何詞姓名詞音祠

三月唐黜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考證當加嗣源養子於從珂之上○

謹按五代史從珂本王姓母魏氏少寡有子阿三年十餘明宗掠得魏氏養阿三爲子冒姓李改今名是爲潞王綱目於明宗書曰李克用養子於周世宗書曰周主養子此當加嗣源養子於從珂之上一例也五季養子得國者有此三主夫爲國家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相保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不相害故能傳於永世莊宗承克用之業有天下之半而不知經綸大經是以身弑嗣絶而明宗繼之明宗奮於卒伍克用子養之者

覬其立功以報國也入朝之日固當討誅伶人之弑莊宗者迎魏王繼岌而立之義也乃偪魏王而奪其國雖息兵恤民史稱賢主而大義已虧不足賢矣王從珂石敬瑭劉知遠三人同事明宗從珂不思撫育之恩篡弑閔帝若敬瑭能聲其罪正其名率諸侯王而致討孰能禦之焉用區區小數召戎狄遺天下後世患至如知遠向嚮而興皆無綱常之教一以詐力刼持之何以能永世哉故異姓不可以爲子詐力不可以爲國建邦啟業所宜深鑑也周世宗受太祖命而繼立正也冒太祖姓非正也帝王可繼族類不可瀆若復姓柴氏而受終於太祖斯謂正矣昔者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世宗以不正之名臨郡國綱目均以養子書亦無足稱焉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

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昭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質實石門鎮注見昭宗乾寧二年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質實咸通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掖庭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綱目書采選良家四詳晉癸巳年舍是無書采選者矣

唐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爲鄴都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鄮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夏四月朔日食

質實 東都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死

質實 五臺山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别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

甍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書法太妃立不書書卒何志太后所以殂也劉氏妃曹氏為太后不惟劉氏無愠色而於太后情好更篤可謂賢母矣太后之如洛陽既别常不樂而妃亦邑邑成疾妃卒太后自是得疾遂殂自古嫡妾易位不相妬而相睦未有如此者綱目特書之所以示勸也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書法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此其志喜歟記異也先是書夏大旱及是而雨其為記異何雨喜

也雨而七十五日乃止百川皆溢其爲異也大矣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

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質實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勍敵謂朱梁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質實鎮海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卒小國臣録賢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三詳戊寅年蜀而吳居三焉陳彥謙徐溫柴再用舍是無書卒者矣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濘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宦譖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方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質實陛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坤陵未詳處所或謂即曹太后陵莫審是否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質實一統志云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絶青城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僊都會之府

書法嘗書燕主熙與其后遊白鹿山矣晉安帝元興三年於是復見凡遊譏也與后妃遊譏之譏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已亥年魏太后唐穆宗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幸二燕主熙與后遊白鹿唐甲申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第

發明少康以一旅而興夏成湯以七十里而興商蜀雖蕞爾諸葛武侯嘗用之矣觸之者碎犯

之者闢地非加廣也兵非加衆也亦以用之得其道耳自王建之殁王衍繼立首尾八載觀綱目之所書無非亾國之事故書以宦者爲將軍則近習進矣書殺華陽尉張士喬則諫臣戮矣書北巡遣兵使岐則輕佻黷武矣書宴羣臣於宣華苑宴近臣於怡神亭則沈湎無度矣書以宦者王承休爲指揮使節度使則管軍非其人矣書遣使如唐罷北邊兵則弛備以啟敵矣至是上書遊青城山下書唐兵伐蜀繼書蜀主東遊則蜀之亡滅無可言者夫以一蜀之微本無足述然綱目屢書于册蓋欲後人知其覆亡之故殷鑒若此必憂勤圖治必兢業保邦必畏天命之難諶必知人心之難保則庶幾克紹丕基永終天祿其爲後王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討使李繼曮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爲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李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

集覽 段凝本梁將降唐賜姓名李紹欽

質實 夔忠萬三州夔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忠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萬注見代宗大歷十二年南浦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禹卿上表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無故盤游頻離宮闕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謟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爲意

質實

武興節度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决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勲王宗儼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勲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嗣遣郭崇韜書請兵不入

境當舉巡屬内附苟不如約則背城决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祿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爲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㸑忠萬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宫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宫數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嚴兵自衛刼遷蜀主及太后後宫諸王于西宫收其璽綬及内庫金帛歸其家子承涓入宫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

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遣使奉牋以後宮珍玩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絰銜璧牽羊百

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帛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集覽 散關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桔柏津津水渡也在利州昭化縣東回鶻隊戲名也隊謂羣隊旬浹旬十日也浹即叶反周徧也十日干一周曰浹曰銜璧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爲贄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曰銜璧者蓋以手縛於後不能執璧故銜之牽羊賈逵曰示服爲臣隸也輿櫬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一年匕箸匕畀履反匙也箸直慮反與楮同史記周勃世家尚席取楮記曲禮曰飯黍毋以箸注箸飯鼓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注梜箸也

今人或謂箸爲梜提梜吉叶反又音甲

質實

戚武城未詳處所鳳興文扶四州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興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文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陰平扶注見代宗大歷五年三泉縣名注見僖宗光啟二年三峽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墊綏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綿江注見憲宗元和元年浮梁注見周世宗顯德三年鹿頭關注見僖宗光啟三年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襄經注見

梁孝元帝承聖三年

書法

王衍即位以來綱目凡十六書蜀事而書用宦官者三遊宴者五殺諫臣廢后者各一餘則用小人而已若是而有不亡者乎唐師既臨方且東遊不顧未有沈湎無懼如王衍者矣綱目上

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閒雖有事不書所以著王衍之慢爲後世戒也綱目書滅國未有先書滅後書降者此其先書滅何蜀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繫其降也是故隋師滅陳先書滅後書獲隋文帝開皇九年唐師滅蜀先書滅後書降是年一先一後綱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遊八詳泰始皇二十九年舍是無書遊者矣

發明王衍亦嘗遣兵逆戰皆不復書而直書唐師滅蜀者見其滅亡之易也滅者亡國之善詞必其臣主同力死于社稷乃足稱是今蜀既無人守禦已不可謂之同力而又繼書王衍出降則亦不得謂之死于社稷矣此固書法之意也於王衍乎何譏

十二月唐以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耶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

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

集覽 樸樕音卜速說文樸樕小木也詩野有死麕林有樸樕樕亦作遬漢書息夫躬上言諸曹以下樸遬不足數顏師古曰樸遬短小貌呫囁注見敬宗寶歷二年任尚書工部尚書任圜也麈柄注見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麈尾

質實 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兩川謂東川西川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崇韜徽搞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讙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書法 不書唐誅承上文也

發明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韜挾私殺之亦書伏誅以正其罪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考異立當作嗣考證當去王字質實閩國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質實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雖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於白沙

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夾河之戰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倉廩空竭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鬻妻鬻子者老弱餒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宮畢從六日而還時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於冦盜

集覽 伊汝伊水在今河南域中禹貢蔡氏傳曰按山海經熊耳之山伊水出馬東北至洛陽縣西北入于洛也汝水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汝頼什器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什物

質實 流言注見中宗嗣聖九年伊汝二水名伊注見漢高后三年汝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河

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白沙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書法唐主於是三書獵矣終綱目書獵者九漢桓帝居其三唐太宗居其三莊宗居其三自太宗外皆譏也舍是無書獵者矣

漢白龍見

漢主改名龑 集覽 改名龑一本龑作龔刋誤也按南漢主初名巖更名陟又因白龍見更名龑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龑名不利乃自造龑字而名之讀若儼音

書法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漢惠帝二年舍是無書龍見者矣

長和求昏於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集覽】驃信注見前唐懿宗咸通七年【質實】長和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一統志云增城本秦番禺縣地名漢末析置此縣屬南海郡晉於縣置東官郡隋初廢郡以縣屬廣州唐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廣州府

閏月唐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發明黄放白催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故於分注備載其實而於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唐遣宦者馬彦珪使蜀軍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廷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

蜀人請崇韜為師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唐主許之既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禀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集覽 騬馬騬慈陵反犗馬也犗居拜反今俗呼為騸馬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班師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書法 自使其軍多矣雖藩鎮不書此其書何病唐也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徒以宦官延嗣之譖

遽遣彦珪圖之崇韜之死蜀土之亂於是始矣故譏書之書曰宦者馬彦珪病唐主之信伶宦也

發明　一宦者至微遣之入蜀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隆指御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殺招討陷家嗣亂蜀軍亡唐室之端也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質實　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湖南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書法　梁皆鑄鐵錢矣癸卯年於是再見是年終綱目書鑄鐵錢二而已

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閩建國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閲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伶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閲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内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質實　護國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釁端安可爲此且主上無敕獨

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平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撾碎其首並殺其子廷誨廷信推官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書法殺崇韜者劉后教也書繼岌何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皇后教乎繼岌知其無釁而復爲從襲等所擠則固不得不任其咎矣崇韜不書爵何罪崇韜也曷爲罪之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唐主之不克終劉后之貪吝實爲之故前書立劉夫人爲后以著崇韜之罪至其死也則削其爵

發明崇韜之死傳教者彦珪諜殺者從襲奮搗者李環而歸惡繼岌何哉繼岌身為都帥初無朝命曲狥宦人之説輕殺大將畧無遲難之意其專輒擅殺之罪尚誰咎哉至於崇韜以將相大臣盡削其官者則以其没于貨寳輕犯近習自貽禍敗不足以勝大臣之任耳書法如此蓋亦交貶之也

唐復以故蜀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獻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質實蓬州注見

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前書以伶人陳俊等為刺史不書梁此其書蜀何譏也莊宗親見蜀以此亡既滅蜀矣改

其弊政可也而復以其故樂工爲刺史書故蜀樂工書復以無改於舊之辭也功業之不終兆矣

發明 王衍以荒縱亡國凡其嬖倖之流皆當戮于境上以謝蜀人而唐主反襲其覆轍自古以亂繼亂未有若是之甚者故雖方許蓬州之請而綱目已書其爲刺史以惡之也夫以樂工領郡非亂世則無此舉況又出於亡蜀之伎乎

唐殺其睦王存乂及李繼麟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並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言存乂攘臂搤腕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乂連謀宦者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詔繼岌誅令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

以開故崇韜友謙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亦為誣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質實]保大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雎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唐魏王繼岌發成都

繼岌留李仁罕潘仁嗣趙廷隱張業武璋李廷厚戍成都而還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唐以李紹宏為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

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兵戍兎橋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弑帝人情愈駭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刼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冨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刼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南趣臨清有來告者都廵檢使趙鐸等亟詣史彦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彦瓊曰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方至爲備未晚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

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璦兵潰單騎奔洛陽賊入鄴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按呂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衆擁在禮為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

集覽

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夜博博謂博塞戲也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蒱博之具據按據依恁也按通作案几屬也

質實

瓦橋關名注見梁太祖乾化二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臨清縣名注見梁主瑱貞明五年貝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清河一統志云王莽河在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唐代

宗時朱滔攻魏州賈灘王恭河壁即此處萬一注見
高祖武德九年歸德節度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宗

唐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邪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李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衆至五萬繼岌聞之以

任圜爲副招討使追討之【集覽】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質實】武連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巴蜀二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郭公謂郭崇韜朱公謂朱友謙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西平王郭崇韜追謚西平王劍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普安

【發明】康延孝爲梁將逃奔于唐不書其叛者梁爲篡弑之國故延孝得以末減其罪耳至於委身事唐改賜姓名受其寵爵萬一事變之來固當守死無貳庶幾少雪前恥今乃隨事擇利輕於向背則是反覆不義之人矣直書曰反正其罪也

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

於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衆譟掠教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集覽守陴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發質史武德史彥陴噍類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質瓊表字鄴都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至是軍士王温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

謙益懼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集覽 德勝之役事在梁主瑱貞明五年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琛叛蜀利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大等亦爲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亦屢言之乃許之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刋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段萌

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河朔二州名注見𤣥宗天寳十五載

唐以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賀賔威武節度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唐討鄴兵刼李嗣源入鄴都

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抜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

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集覽 詭說詭輸芮反用詭爲之計而說誘之

質實 魏縣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發明 歐陽公修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爲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是時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主名止書討鄴兵劫嗣源入鄴言兵則罪均於衆而嗣源之責爲輕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出於衆兵之所劫持又不以亂爲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于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本心以恕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宗失道寵信伶宦殺戮無辜軍民恐叛嗣源胡入目不知書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既趣魏縣衆不滿百又欲束身詣闕復爲李紹榮隔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衆軍歸之如蛾赴火然

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逭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繫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討賊子凜乎不恕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穿弑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嗣源得國而綱目恕之者原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間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尚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唐任圜破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伏精兵於後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

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董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倍道而東孟知祥獲李肇侯弘實以爲牙內都指揮使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横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質實 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綿竹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

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資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十匹始能成軍　質實鄴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胡嗣源者張破敗不書書討鄴兵何衆辭也非嗣源之意明矣是故首書胡繼書亦至其引兵大梁也猶書曰何曰入綱目於嗣源多恕辭亦亮其無利之之心而已耳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上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

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集覽　朘刻朘音宣褰縮也刻剝也流言謂其言如流謗毁無實

書法　豫借行而民不聊其生矣綱目書豫借一而已

發明　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朘削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以予民恐後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直筆書之亂益甚矣○嗚呼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所以失人心者在是所以促國脉者在是然猶未至於豫借之甚者也方其行橫斂厚征之法也天下之民雖怨咨愁

覽然猶歸咎於上之人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命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國用之竭國計之窮天下之人誰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掌國計者惟其謹之哉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諭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

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

質實 奉化疑是地名未詳處所猶豫

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爲殿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殿後河陽橋未詳處所

發明 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之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刼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

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從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之心愚不敢以爲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該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刼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馬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刼姦臣所逼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馬耳嗚呼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爲嗣源計將奈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刼之狀伏地俟罪元行欽雖欲間之胡可得邪又不然得李紹眞五十之兵即整

肅部伍申明號命移檄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間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哉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景進等言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集覽 已印畫為句畫胡卦反於敕書已使印已簽署之後

書法 書殺何已降也齊滅元氏之族書齊主周滅高氏之族書周主隋滅宇文氏之族書隋主

此其不書唐主何罪有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姚泓降斬不書故秦王此則曷為以故蜀主書

唐於蜀

敵國也

發明王衍已降矣不書蜀降人而書故蜀主者不予唐入殺之也然則衍無罪乎衍荒淫失國則有之矣唐旣受其降又安得率然無故殺之哉彼自其先世據有土宇唐旣奪而有之又嘗賜以裂土之詔今乃反夷其族則夫背信食言曲不在彼是以書法如此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戒勸繼環卞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

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彦温將三千騎爲前軍彦温即以其衆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涕泣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内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

之

集覽

次汜水春秋釋例凡師出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也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闕竪注見晉惠帝元康元年且控控據也謂姑且依據汜水也

質實

封丘門注見晉主重貴開運三年一統志云滎澤古澤名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即此地秦三川郡嘗移治於此漢爲滎陽縣地晉屬滎陽郡隋初置廣武縣仁壽初改爲滎陽縣屬鄭州唐因之宋初省入管城元祐初復爲縣元屬汴梁路國朝初因之改屬開封府萬勝鎮未詳處所曌子谷未詳處所石橋未詳處所

發明

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離離則不可復合書曰一人之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方是時也軍心民心魚潰鳥散如水之泮渙然而解不可收拾雖有良平之智賁育之勇韓白之才亦未如之何矣故綱目於此書唐主如闕東則見其兵衆盡離之意書李嗣源入大梁則見其國都已失之

意書唐主乃還則見其趑趄猶豫徘徊不得已之意所以著人心之失已非一日無可言者故其書法如此夫尊居人上寵綏四方雨露之所沾濡膏澤之所浸潤必使膠固而不可解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烏有遣兵而兵叛遣將而將叛遣左右而左右叛遣大臣而大臣叛遂至彷徨四顧栖然無歸欲為獨夫而不可得者哉後王鑒此其亦思群心之難保必固結於平日毋至一離而不可復合如同光之主乎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憩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

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内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

開亂後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琛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殺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集覽

善友扶　下善上声姓也名友扶時唐主在興教門樓上友扶之而下　巡徼　徼音叫史記索隱曰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向察境界　勸進　勸勉嗣源進尊號　披猖　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書召誥篇文孔氏傳曰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正誤

巡徼　今按徼循也漢書百官表中尉

掌徼循京師顏師古註徼謂遮繞也

質實 絳霄殿未詳處所申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嘉慶殿未詳處所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興平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

書法 從諛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寵任伶優者之效也莊宗戰勝功取克殄世讎雖好自矜功亦一代之英矣然自滅梁以後綱目所書殆無一善可述者非狗伶宦則務貨色事田遊而已卒之人心大去不保其身蓋克敵之才雖勝而君人之道則未之有聞也

發明 凡傷生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軀失道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國故衛以好鶴亡梁以好土功亡吳以好戰亡凡偏有所好未有不亡其國者況於驕侈淫欲馳騁弋獵宦官女寵無一之不

備者哉莊宗自滅梁以來凡書于册者畧無一善可紀如用亡國之臣恱姦諛之輩任宦者貸民錢毁城池采民女造樓觀殺勲臣恣遊獵靡一弗具至於酷好優伶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爲之并蹈下流而不恥於是寵信其徒撓亂國政淪於滅亡不自知悟故綱目於其弒也不書指揮使郭從謙而必揭伶人郭從謙書之所以著禍敗之因實在於此欲使後人知優伶之禍若是其慘毋徒以爲俳優資戲笑而遂忽之其爲後鑒豈不明哉

唐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吕鄭二内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

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狥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彥超彥卿之兄也

集覽 呂鄭二內養呂鄭皆姓也史不記其名內養中官也在晉陽一監共一監倉庫養餘亮反

質實 忻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興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唐以安重誨爲樞密使張延朗爲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集覽 纖巧史炤釋文曰廉纖精巧也漢書音義曰纖儉嗇也巧謂機巧也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質實 通州名注見肅宗上元二年雅州名注見僖宗中和二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邕州名注見

憲宗元和十五年

書法劉后不書弒何罪人也莊宗之不終后之貪吝實為之殺諸王者重誨也昌為斥嗣源重誨專殺而無討則嗣源不得辭其咎矣綱目書嗣源得國多怨辭於是書監國殺者三諸王李紹榮孔謙亦責備賢者之意也

發明劉后致莊宗滅亡固無可言諸王何辜亦併及之哉然后為主母嗣源乃其故臣法當書弒而書殺者劉氏有亡國之罪不得為國母也諸王之死監國初不之知而歸罪監國者既開而傷之乃不能正專殺者之罪故也合而書之自有深意觀者不可不察

高季興以孫光憲掌書記

徐温高季興聞莊宗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敝良可憂也季興乃止集覽交惡左傳周鄭交惡注惡如字丙相疾惡也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紹榮被執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發明紹榮有罪既削其爵宜正其誅乃以殺書何哉嗣源自有乘亂取國之恥故不得爲天討也下書殺孔謙亦然

唐張居翰罷以孔循爲樞密使○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敎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爲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集覽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是也

書法 孔謙掊克致亂罪人也不書誅何君弑賊不討而察察於其細以爲若正天討則罪宜有所先矣故止書殺然則謙無貶歟削其爵足以示貶矣於是諸道監軍皆命本道殺之書廢不書殺畧之也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内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蜀守張籛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吕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冲殺從襲胡氏曰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李愚職與圜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爲無罪矣且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修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以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成就之

廣狹觀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通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陽氏以爲何使張籛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愚以爲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既開大變宜整此六師倍道赴難豈張籛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豈嗣源之敵也集覽張籛姓名也籛將先反整比比音毘至反校次之也質實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渭水注見漢高帝五年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唐主嗣源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

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珙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二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胡氏曰李珙之言似也然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乎

集覽 縞素注見秦莊襄王三年

質實 獻祖謂李國昌武皇謂李克用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袞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書法 書郭從謙弑其主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皆順辭也綱目於嗣源多恕辭則亦亮其無利之之心耳

發明
綱目於非正統之君其子嗣位書立嗣源立非唐主意而以唐主立書之豈非以嗣源於五代主中之彼善於此故恕之歟五代史於此不書其立而以稱帝書以明其不得以嗣莊宗之位也况前既書其反乎何則五常之中君臣獨謂之義臣之事君獨謂之忠義者斷制之宜忠者心無不盡之謂也嗣源本夷種李克用養以爲子賜以姓名附之屬籍莊宗嗣位委以重任付以兵權君臣之分素定一旦爲亂兵所脅不得已而入亂城幸而以計得出單騎歸朝明其本心可也却乃回翔不進及夫車駕東出又不即赴行在趨拜道左公然擁兵亟趨汴州以爭先奪利車駕之還又不扈送且以兵踵之所謂斷制之義盡心之忠安在哉假使嗣源之心實出避禍一聞莊宗被弑當即日揚旗西指以討罪人傳檄四方遣使西迎魏王奉請劉后臨朝以俟嗣君之至顧乃遽然居太子

監國之位布置私人以掌樞機殺害國母以及親王魏王聞之安得而不自殺雖曰自殺其與嗣源殺之也無異此五代史所以書其反又書其稱帝以明明宗實非沙陁之種類而於莊宗之義則已絶矣或曰五代史亦有所據歟曰觀明宗欲殺元行欽責之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之曰先帝何負于爾歐陽子謂行欽誠節有足嘉者則明宗逆節有足惡者不言可知矣不特此也綱目引胡氏論李珙諫改國號臣心不安之言亦謂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是亦不滿於明宗之立也史雖委曲爲之開説若明宗有若不得已焉者嗚呼史豈皆實哉按莊宗實録明宗時宰相趙鳳修明宗實録潞王時宰相姚顗修至宋薛居正等採以爲正史司馬公又據正史以爲通鑑其所書者果得其實否乎雖然其明白昭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者歐陽氏作史時去五代未遠其必

有所據矣夫

唐殺其太原尹張憲

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胡氏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懐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

唐大赦考證下當書境內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餽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

史以下不得貢奉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集覽近畿注見昭宗天祐元年畿甸四節

貢奉四節謂元旦冬至端午降誕

唐以鄭珏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巳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質實僥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唐李紹眞等復姓名

李紹眞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姓名爲霍彦威萇從簡房知温王晏球夏魯奇米

君立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請復姓王

書法 初賜姓名不書畧之也復姓名則何以書予其復也唐末不書其姓名書削惟李茂貞五代不書賜姓名書復唯紹貞等

發明 自克用好養假子而後賜姓名者接踵其混亂族類多矣正而復之亦其宜也故書

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轉對奏事

書法 五日一轉對令典也書初美之

發明 百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然則唐主豈可以目不知書忽之哉特書曰初蓋予

之也

唐以安金全爲振武節度使質實振武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追賞晉陽之功也

唐以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質實義成節度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

在禮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禮所出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不知書

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不及則其質之美也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而道鳳腐儒不能有以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美於前也不亦可惜矣哉 集覽 儒腐 腐者爛敗貌言儒者但能守陳腐之見不達時宜

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書法 書聽歸葬何予存厚也蓋綱目予存厚故詔許鄧隲還葬書漢安帝建光元年聽郭崇韜歸葬書是年

○六月唐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詔發汴州軍戍瓦橋已出城指揮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州高逖逼指揮使李彥饒爲帥彥饒禁止焚掠

伏甲執諫等斬之賊黨大譟彥饒擊之盡殪即質實日牒推官韋儼權知滑州事彥饒彥超之弟也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秋七月唐安重誨殺殿直馬延

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發明安重誨之不終蓋已見之於此矣故書之以正其專殺無君之罪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契丹主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托雲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

元帥太子 集覽 渤海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鞨夫餘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 質實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安巴堅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楚德兒也楚德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

之韓延徽諫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韋說罷

革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旨以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並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爲散騎常侍

契丹安巴堅死

安巴堅卒於夫餘城舒嚕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集覽** 立問曰立之於其前而問云　**正**

誤立間今按通鑑本文及今本綱目皆作泣間爲是

癸明夷狄之酋卒則書死安巴堅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公侯之列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八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唐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增置諸營兵七萬餘人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其黨支使韓叔嗣預焉其子熈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李穀曰吳若用吾爲

相當長驅以定中原毅笑曰中原
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集覽其黨支使使去聲支使即
支度使也乃王正誤支使令按此謂平盧節度府之
公儼之黨輩支使非三司使之度入聲支使
也唐採訪節度觀察等使質實平盧軍注見漢桓帝
幕屬有判官有支使等永康元年青州韓叔
嗣維州北海人中原注
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雲
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
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
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托雲愠
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
太后復納其姪爲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

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安巴堅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温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集覽 托雲安巴堅之長子名東丹郎夫餘城也桀黠下八反揆韻會桀字下引說文桀磔也徐氏曰周禮謂磔為副辜古人謂桀黠者謂凶暴若磔也

質實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二奇善汗在南廟哈屯在北廟繪塑二像並八子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青

牛白馬云平州注見
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王延翰自稱閩王〈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武
帝建元三年閩中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
王宮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
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質實〉盧龍節度注見漢武
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文進嘗書㠯奔契丹矣罪可知也於是而歸
中國則其不書歸何誅心也文進旣受虜官

未有歸意唐雖說之非迫於所部則亦
未必歸矣故上書虜官下書奔深賤之

發明文進何以不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況文
進本中國之人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書
法如
此夫

唐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
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
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
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
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
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
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
請為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

往必以死報蜀人矣質實三川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西川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

唐罷告身綾軸錢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厥費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銜帖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集覽告身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蔑棄兄弟出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

爲建州刺史延翰使之來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爲威武留後

質實

泉州注見僖宗光啟元年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唐主以其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

質實

天雄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五